



鄧子美 江南大學教授

歷 史學碩士，現任為江南大學宗教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兼任四川大學宗教學專業博士生導師。

研究領域為兩岸三地近現代佛教、以宗教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國佛教史、當代人間佛教思潮。歷年出版專著十餘部，發表論文百餘篇。主要代表著作《論中國法的精神》、《超越與順應：宗教社會學視野下的佛教》、《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太虛大師傳》、《星雲大師新傳》、《當代人間佛教思潮》等。

筆者在《當代人間佛教思潮》一書^①中曾經指出：「二十世紀引導著中華佛教實現現代轉型，並成為兩岸三地佛教主流的人間佛教，在二十一世紀『正遭受著復舊或固守宗法社會模式的傳統主義^②與不滿現代思潮的後現代主義雙重夾擊。』」

其一，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對傳統全盤否定與全盤肯定似乎形成了一輪又一輪的循環。新文化與五四運動僅啓全盤否定之端，而至所謂「文革」形成了最高潮。全盤肯定論者雖少，但推其流至社會下層則似乎新文化運動的合理批評也一概不可取。在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上，毛澤東採取「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策略，但其區分「精華」與「糟粕」的標準表面上是依馬克思主義，實際上依統治權的奪取與維護為準則。因此，秦始皇以來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等級制度、文化專制與思想控制、官員實際上的終身制、甚至以「忠」為標誌的意識形態等等傳統負面都被繼承，只是換了個招牌，並與蘇俄史達林主義結合起來。其對傳統的「批判」的實質就是清除「舊社會」統治階層的統治正當性及其影響，並摧毀了大量文物。對傳統的這些負面實質上至今未能清理的同時，中小學教科書仍保留著「文革」及以前對佛教不分青紅皂白批判的痕跡，民眾價值觀因此被淆亂，特別在農村地區，宗法制傳統自發恢復。而一向與辛亥革命、一九一六年新文化運動（與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有別）的啓蒙同步，既繼承優良傳統，又對佛教傳統的負面（主要是宗法社會對佛教的影響）堅持改革的人間佛教不免顯得身孤影隻，而放下負面包袱，恰恰是使有生命力的傳統在現代社會煥

發活力的最有效途徑。

趙樸初還是主張對傳統有繼承有批判的，因此他用「優良傳統」一詞以示可繼承的內涵。但在「後趙樸初時代」，佛教界同樣陷入了迷惘，似乎無形中已全盤肯定傳統。其背景是雖然大陸民粹主義的群眾運動對佛教各宗派法脈傳承的打擊並不分青紅皂白，但明清宗法制佛教傳統在各地基礎深厚，環境稍有寬鬆，就會自發恢復與繁衍。而在太虛門下，除法尊法師如今在山西五台山有較大影響外，但各地都顯示出仍在四大名山及福建、廣東、江西等佛教大省親承太虛的人物很少。太虛學生們雖分布廣泛，但就一地而言，屬極少數，經不起挫折；且又多為知識分子類型，被強迫「思想改造」，從事體力勞動，甚至迫害致死。那時連維持個人信仰的宗教活動都只能在暗中，傳承人間佛教就更難了。因而在當代大陸人間佛教人才斷層現象特別嚴重，而對佛教傳統價值的合理重估尤其依賴佛教界的高素质的人才，但學者也應當為此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文化啟蒙與傳統更新負起責任。由於在大陸，佛教界佛學界各

註解：

① 鄧子美等：甘肅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

② 在此借鑑韋伯從宗教社會學角度對此作出的區分：傳統指「過去一直存在著的事物」，社會「行為的約定俗成的習慣」，歷史「遺傳下來的制度」。傳統主義指「對作為不可更動的行為規範的日常習慣的精神適應與信仰」。【德】韋伯：《經濟與社會》（上）第66、67、25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因此，傳統體現著保守與穩定，是維持社會運轉重要因素，現代化在此基礎上發展，與此不可割裂。但傳統主義則強調「不可更動」，意味著反對任何改革。

宗派都曾有的對傳統價值的合理重估進程受到嚴重打擊，一度中斷，就目前大陸人間佛教與消極地反改革的傳統主義抗衡的走向而言，勢態並不樂觀。而星雲大師則主張繼承傳統又超越傳統，其做法在台灣顯得相對有效。

然而，對大陸佛教悲觀同樣不必要，因為傳統負面造成與引發的一系列問題不但存在，而且益發嚴重與深化，對此必須正視與面對，只是筆者認為問題終究只能靠改革解決而已，而人間佛教理論無疑是佛教繼續改革的指導思想，且已有太虛、印順、星雲及其他思想家著作中體現的原則與範例作為依據。

其二，人間佛教的誕生比基督新教約晚了四百年左右，由此遭遇了當年新教改革未曾有的困局。當年新教的主要對手只是傳統主義，由於自由資本主義正處在繁榮期，傳統主義的殊死反撲受到了旺盛的市民宗教需求的強力抵制。但如今在歐美，成熟的市場經濟也必不可免存在的弊端充分暴露，由此「後現代思潮」應運而生，作為現代思潮的反思與解構，在學術界表現多樣，儘管因沒有統一的思想體系與應用範式，因其分散性與空想性，很難有特別大的影響。但這一思潮糾正現代思潮的偏頗的同時，也削弱了現代思潮的正當性。在宗教界，新興教派受其一定的激發，原教旨主義則因對現代思潮不滿與其有些共鳴。在台灣佛教界，也存在這些影響，以宋澤萊《被背叛的佛陀》（正、續）為代表。^③在大陸，這一思潮對知識分子有一定影響，並由此轉為對現代思潮的不滿與批評，間接或隱約地也有人從這兩方面

出發，表達了對人間佛教的不滿。人間佛教作為現代思潮在漢傳佛教界的產兒，其正當性同樣因此被削弱。與當年新教擁有眾多支持者相反，當代大陸社會轉型多經曲折、城市化進程開展較晚、民營工商業發展受到壓抑、市民階層特別孱弱，至今仍缺乏獨立的宗教意識，因而儘管人間佛教實質上代表了他們對佛教的需求，但除個別之外，他們整體上尚未成為人間佛教思想的自覺擁護者。在台灣，人間佛教主流地位的確立，則與強勁的市民支持分不開。在香港，市民對基督新教與人間佛教都給予了熱誠支持。在一九四九年之前與趙樸初在世時代，由於傳統主義不重視運用現代傳媒，人間佛教還擁有很大的話語權優勢。但如今的傳統主義者以及作為「後現代主義」同路人的原教旨主義者也已重視並熟練運用現代傳媒，人間佛教的話語優勢雖還存在，其相對地被削弱也屬自然。

然而在大陸，現代化、城市化進程雖遭遇政治體制改革的瓶頸，但並未終結。一時「國進民退」的逆流，終究無法扼殺民營工商業的活力，市民階層創造的財富雖然經常被權貴巧取豪奪，但其權利意識與宗教意識都在覺醒，人間佛教的社會基礎已空前雄厚。大陸佛教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是傳統的宗教被政治操控的格局依舊；主要問題之二是由地方政府推動或政府文物管理部門、旅遊部門掌控的佛教寺院「商業化」；這也引發了一系列弊端；此外，

註解：

③ 宋澤萊：《被背叛的佛陀》（正、續），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一九八九、一九九一。

佛教傳統的避世獨修的社會形象並無改觀。如果能清醒認識這一系列問題，依據人間佛教理論澄清問題的根源，指明解決的方向，探索解決的路徑與方案，則人間佛教的前景依然光明。

在港、台，社會已基本實現了現代轉型。依筆者陋見，台灣佛教的主要問題在於：一、經濟如果持續不景氣，將難以如以往那樣支援龐大的人間佛教各項事業開支；二、佛教界，包括各人間佛教社團的宗派門戶之見愈益深化。所謂人間佛教社團、寺院接法人的問題倒是偽問題，佛光山、法鼓山都已實現過渡便是證明。香港佛教無疑也存在問題，而且較複雜，在此不贅。當然這些問題也須面對，人間佛教社團才能繼續走在佛教界前列。總的來說，與大陸相比，港台佛教已越過了現代轉型的門檻，人間佛教已走上了傳統創造性轉換的康莊大道。在大陸，沿海大城市與內陸閉塞地區的佛教形態也形成了鮮明對比，愈是市場經濟發達地區，人間佛教的提倡就越獲支持，可見「傳統主義」畢竟是消極的，對人間佛教的誤解終究會被澄清。當然，這還需要佛教僧俗與學者等的共同努力。